



历代笔记小说大观



南部新书
茅亭客话

〔宋〕钱易 黄休复 撰 尚成 李梦生 校点

南部新书

[宋] 钱 易 撰
尚 成 校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部新书 茅亭客话/(宋)钱易 黄休复撰;尚成
李梦生校点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. 11

(历代笔记小说大观)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371 - 5

I. ①南…②茅… II. ①钱…②黄…③尚…④李…
III. ①笔记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宋代 IV. ①I242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45510 号

历代笔记小说大观

南部新书 茅亭客话

[宋]钱易 黄休复 撰

尚成 李梦生 校点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网址:www.guji.com.cn

(2)E-mail:gujil@guji.com.cn

(3)易文网网址: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 × 965 1/16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70,000

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,100

ISBN 978 - 7 - 5325 - 6371 - 5

I · 2525 定价:18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校点说明

《南部新书》十卷，宋钱易撰。易字希白，杭州临安人，五代吴越国王钱俶之侄。入宋，为真宗朝翰林学士。钱易少有文名，博闻强记，潜心国史。史传载其有著作二百八十卷，今仅存是帙。

本书成于大中祥符间(1008—1016)。据书前钱明逸序，全书原“凡三万五千言，事实千，成编五，列卷十”。现所见之本多有散乱。其以干支为序，记事凡八百余条。内容多涉及唐代朝野掌故和遗闻轶事，亦兼及五代。其中以记载主要官职的兴废、朝章政制的因革和官场仪式的掌故为主，对研究唐代政治史颇具参考价值；而书中不少有关唐代科举制、文学家故事的著录，又有裨于文学史的研究。

《南部新书》最早见录于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，后有抄本流传。今以《学津讨原》本为底本，以《粤雅堂丛书》、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等版本参校，并断句标点。校勘时凡遇异文，则从善而定，不出校记。

目 录

序	7
甲	9
乙	16
丙	23
丁	29
戊	37
己	45
庚	53
辛	63
壬	72
癸	82

序

先君尚书，在章圣朝祥符中，以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，宰开封。民事多闲，潜心国史。博闻强记，研深覃精。至于前言往行，孜孜念虑，尝如不及。得一善事，疏于方册，旷日持久，乃成编轴，命曰《南部新书》。凡三万五千言，事实千，成编五，列卷十。其间所纪，则无远近耳目所不接熟者，事无纤巨善恶足为鉴诫者，忠鲠孝义可以劝臣子，因果报应可以警愚俗，典章仪式可以识国体，风谊廉让可以励节概。机辩敏悟，怪奇迥特，亦所以志难知而广多闻。《尔雅》为六艺钤键，而采谣志、考方语；周《诗》形四方，风雅比兴，多虫鱼草木之类。小子不肖，叨继科目，尝践世宦，假字宫钥，浚涸事休，阅绎家集；因以新书次为门类，缮写净本，致于乡曲，以图刊镂。昔班氏家有赐书而擅史学，王涯之以左右旧事緘于青箱，卒用名代，敢跂而及，聊缉先志云。子翰林侍读学士钱明逸序。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。

甲

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，尚书左右仆射并是正宰相。初豆卢钦望拜左仆射，不言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不敢参议朝政。数日后，始有诏加知军国重事。至景云二年，韦安石除仆射，不带同三品。自后空除仆射，不是宰相，遂为故事。至德二年，宰相直主政事笔，每人知十日。至贞元十年，又分每人轮一日执笔。

尚书诸厅，历者有壁记，入相则以朱点之。元和后，惟膳部厅持国柄者最多。时省中谓之朱点厅。韦夏卿与弟正卿，大历中同日登制科，皆曰“今日盛事，全归二难之手。”

韩昆大历中为制科第三等敕头，代皇异之。诏下日，坐以采舆翠笼，命近臣持采仗鞭，厚锡缙帛，以示殊泽。

常衮自礼部侍郎入相，时潘炎为舍人引麻，因戏之曰“留取破麻鞋著。”及衮视事，不浹旬果除。

凌烟阁在西内三清殿侧，画像皆北面。阁中有中隔，隔内面北写“功高宰辅”，南面写“功高侯王”，隔外面次第功臣。

证圣元年正月，明堂灾，重造天册万岁殿。二年三月成，号为通天宫。

项斯始未为闻人，因以卷谒江西杨敬之，杨甚爱之，赠诗云“几度见诗诗尽好，及观标格过于诗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项斯。”未几诗达长安，斯明年登上第。

上元中，长安东内始置延英殿，每侍臣赐对，则左右悉去。故直言谏议，尽得上达。

李听为羽林将军，有名马。穆皇在东宫，讽听献之，听以总兵不从。及即位，太原拟帅皆不允，谓宰臣曰“李听为羽林将军，不与朕马，是必可任。”遂降制。

开元御札云“朕之兄弟，惟有五人，比为方伯，岁一朝见。虽载崇藩屏，而有睽谈笑，是以辍牧人而各守京职，每听政之后，延入宫

中，申‘友于’之志，咏《棠棣》之诗，邕邕如，怡怡如，展天伦之爱也。”

祠部省中谓之冰厅，言其清且冷也。

尚书省东南向阳通衢有小桥，相承曰拗项桥，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，必拗项而望南宫也。

都堂南门道东有古槐，垂阴至广，或夜闻丝竹之音，则省中有人相者，俗谓之音声树。

二十四司印，故事悉纳直厅。每郎官交印时，吏人悬之于臂以相授，颇觉为繁。杨虔州虞卿任吏部员外郎，始置匱加镒以贮之，人以为便，至今不改。

始无笏囊，皆摽笏于马上。张曲江清瘦不任，乃置笏囊。

秘书省内落星石，薛稷画鹤，贺知章草书，郎令馀画凤，相传号为“四绝”。元和中，韩公武为校书郎，挟弹中鹤一眼，时人乃谓之“五绝”。又省之东即右威卫，荒秽摧毁，其大厅逼校正院，南对御史台，有人嘲之曰“门缘御史塞，厅被校书侵。”

曹确、杨收、徐商、路岩同秉政，外有嘲之曰“确确无余事，钱财总被收。商人都不管，货赂几时休。”

李林甫寡薄，中表有诞子者，以书贺之云“知有弄獐之庆。”

郑注镇凤翔，皆择贞正之士以为幕席，亦欲遏其邪行。及注败，皆为监军所诛。

温大雅武德中为黄门侍郎，弟彦博为中书侍郎。高祖曰“我起义晋阳，为卿一门耳。”后弟大有又除中书侍郎。

中书省有磐石，初薛道衡为内史侍郎，常踞其石草诏。后孙元超每见此石，未尝不泫然。

施肩吾与赵嘏同年，不睦。嘏旧失一目，以假珠代其精，故施嘲之曰“二十九人同及第，五十七只眼看花。”元和十五年也。

女道士鱼玄机，住咸宜观，工篇什。杀婢绿翘，甚切害，事败弃市。

崔四八，即慎由之子，小名缙郎。天下呼油为麻膏，故谓之麻膏相公。

开元中，岐、薛以下，轮日载笔于乘舆前，作内起居注，四季朱印

联名，牒送史馆。至天宝十载季冬，已成三百卷。率以五十幅黄麻为一编，雕檀轴紫凤绫表，遂别起大阁贮之。逆胡陷西京，先以火千炬焚是阁，移时灰灭，故实录百不叙及一二。

小许公从工部侍郎除中书舍人，便供政事食，明日加知制诰。舍人有政事食，自此为始。

大和中，上自延英退，独召柳公权对。上不悦曰：“今日一场大奇也。嗣复李珣道张諝是奇才，请与近密官。郑覃夷行即云是奸邪，须斥之于岭外。教我如何即是？”公权奏曰：“允执厥中。”上曰：“如何是允执厥中？”又奏：“嗣复李珣既言是奇才，即不合斥于岭外；郑覃夷行既云是奸邪，亦不合致于近密。若且与荆、襄间一郡守，此近于允执厥中。”旬日又召对，上曰：“允执厥中，向道也是。”张遂为郡守。

贾曾除中书舍人，以父名忠，固辞之。言者以中书是曹司名，父之名又同音名别，于礼无嫌。曾乃就职。

开元七年赐百僚射，金部员外卢廙、职方郎中李畬俱非善射，箭不及垛而互言工拙。畬戏曰：“与卢箭俱三十步。”左右不晓，畬曰：“去垛三十步，卢箭去畬三十步。”

李白，山东人，父任城尉，因家焉。少与鲁人诸生隐徂来山，号“竹溪六逸”。天宝中游会稽，与吴筠隐剡中。筠征赴阙，荐之于朝，与筠俱待诏翰林。俗称蜀人，非也。今任城令厅石记，白之词也，尚在焉。

江西私酿酒法尤严，王仲舒廉察日，奏罢之。

宰相门下省议事，谓之政事堂。永淳中，裴炎为中书令，始移就中书省。政事印亦改中书门下之印。

开元中，花萼楼大酺，人众莫遏。遂命严安之定场，以笏画地，无一辈敢犯。

卢携尝题司空图壁云：“姓氏司空贵，官班御史卑。老夫如且在，不用叹屯奇。”

龙朔中，杨思元恃外戚，典选多排斥选士，为选人夏彪讼之。御史中丞郎徐庆弹奏免官。许南阳曰：“故知杨吏部之败。”或问之，许曰：“一彪一狼，共看一羊，不败何待？”

开元皇帝为潞州别驾，乞假归京。值暮春，戎服臂鹰于野次。时有豪氏子十余辈，供帐于昆明。上时突会，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：“今日宜以门族官品。”至上，笑曰：“曾祖天子，祖天子，父相王，临淄郡王李某。”诸辈惊散。上联举三船，尽一巨觥而去。

襄王僭伪，朱玟秉政，百揆失序，逼李拯为内署。拯常吟曰：“紫宸朝罢缀鹓鸾，丹凤楼前驻马看。唯有终南山色在，清明依旧满长安。”拯终为乱兵所杀。

武德七年，遣刑部尚书沈叔安携天尊像赐高丽，仍令道士往彼讲《道德经》。

自先天初至开元十五年，仪同者四人：姚崇、宋璟、王同皎、王毛仲。

唐法：亲王食封八百户，有至一千户；公主三百户；长公主五百户，有至六百户；唯太平、相王逾此制。

黄巢入青门，坊市聚观。尚让慰晓市人曰：“黄王为生灵，不似李家。”其悖也如此。

长安令李济得罪因奴，万年令霍晏得罪因婢。故赵纵之奴当千，论纵阴事，张镒疏而杖杀之。纵，即郭令之聿。

建中末，姚况有功于国，为太子中舍人。旱蝗之岁，以俸薄不自给而以馁终。哀哉！

田神功大历八年卒于京师，许百官吊丧。上赐屏风裯褥于灵座，并赐千僧斋以追福。至德以来，将帅不兼三事者，哀荣无比。

柳浑旧名载，为朱泚所逼。及克复，上言曰：“顷为狂贼点秽，臣实耻称旧名。矧字画带戈，时当偃武，请改名浑。”浑后入相，封宜城公，谓之柳宜城。

韦觐著《易蕴》，甚有奥旨。觐，见素孙。

郭令公终始之道无缺焉，惟以潜怒判官张谭，诬奏杖杀之，物议为薄。

张巡每战大呼，牙齿皆碎。及败，尹子奇视之，其齿存者不过三四。初守宁陵也，使许远诣贺兰进明乞救兵，进明大宴，远不下喉，自啮一指为食。进明终不应，以至于破。

贞观中，择官户蕃口之少年骁勇者数百人，每出游猎，持弓矢于御马前射生，令骑豹文鞞，著兽文彩衫，谓之百骑。至则天渐加其人，谓之千骑。孝和又增之万骑，皆置使以领之。

彭偃与朱泚下伪诏曰：“幽囚之中，神器自至。岂朕薄德，所能经营。”泚败偃诛，其妖乱也如此。

大和九年冬，甘露事败，将相弃市。王璠谓王涯曰：“当初劝君斩却郑注，斩之岂有此事也。”此虽临刑之言，然固当矣。

梁祖常言于昭皇：“赵崇是轻薄团头，于鄂州座上，佯不识骆驼，呼为山驴王。”遂阻三事之拜。此亦挫韩偓也。

王皇后开元中恩宠日衰而不自安，一日诉之曰：“三郎独不记阿忠脱新紫半臂，更得一斗面，为三郎生日作煎饼耶？”上戚然悯之，而余恩获延三载。

武德初，史馆尚隶秘书省著作局。贞观三年移于门下省北，宰相监修。自是著作局始罢史职。

公孙罗为沛王府参军，撰《文选音义》十卷。罗，唐初人。

开元中，裴光庭为侍中，门下过官，委主事阎麟之裁定，随口下笔。时人语曰：“麟之口，光庭手。”物议丑之。

张延赏怙权矜己，嫉柳浑之守正，使人谓之曰：“相公旧德，但节言于庙堂，则名位可久。”浑曰：“为吾谢张相公，柳浑头可断，而舌不可禁。”

王缙在太原，旧将王无纵等恃功，且以缙儒者易之，每事多违约束。一朝悉召斩之，将校股慄。

大历中，陇州猫鼠同乳，率百僚贺。崔祐甫独奏曰：“仁则仁矣，无乃失于性乎。”

李邕自滑州上计也，京洛阡陌聚观，以为古人。盖邕负美名，频被贬斥，剥落在外也。

元德秀字紫芝，为鲁山令，有清德。天宝十三年卒，门人相与谥为文行先生。士大夫高其行，不名，谓之元鲁山。

驸马都尉郑潜曜，睿皇之外孙，尚明皇第十二女临晋长公主，母即代国长公主也。开元中母寝疾，曜刺血濡奏章，请以身代。及焚

章,独“神道许”三字不化。翌日主疾间。至哉,孝子也。

殿中监、少监、尚衣、尚舍、尚辇,大朝会皆分左右,随伞扇立,入阁亦同之。

牛僧孺三贬至循州,本传不言,漏略也。

李景让典贡年,有李复言者,纳省卷,有《纂异》一部十卷。榜出曰:“事非经济,动涉虚妄,其所纳仰贡院驱使官却还。”复言因此罢举。

古押牙者富平居,有游侠之才,多奇计,往往通于宫禁。

五月一日御宣政殿,百僚相见之仪,贞元已来常行之,自后多阙。

崆峒山在松州属龙州,西北接蕃界。蜀破后路不通,即非空桐也。

长安中秋望夜,有人闻鬼吟曰:“六街鼓歇行人绝,九衢茫茫空有月。”又闻有和者曰:“九衢日生何劳劳,长安土尽槐根高。”俗云务本西门是鬼市,或风雨晦冥,皆闻其喧聚之声,怪哉!

大和中,程修己以书进见,尝举孝廉,故文皇待之弥厚。会春暮,内殿赏牡丹花,上颇好诗,因问修己曰:“今京邑人传牡丹诗,谁为首出?”对曰:“中书舍人李正封诗‘天香夜染衣,国色朝酣酒。’”时杨妃侍,上曰:“妆台前宜饮以一紫盏酒,则正封之诗见矣。”

高宗欲废王皇后,立武昭仪,犹豫未定。许南阳宣言于朝曰:“田舍翁购种,得十斛麦,尚须换却旧妇。况天子富有四海,立一皇后,有何不可?”上意乃定。吁,牝鸡之孽,洎移土德,过始于南阳。

白乐天之母,因看花坠井。后有排摈者,以《赏花》、《新井》之作左迁。穆皇尝题柱曰:“此人一生争得水吃。”

张介然天宝中为尉卫卿,因入奏曰:“臣今三品,合列棨戟,若列于帝城,乡里不知。臣河东人也,请列戟于故乡。”上曰:“所给可列故乡,京城仁当别赐。”本乡列戟,介然始也。

京兆尹黎幹,戎州人也,尝白事于王缙。缙曰:“尹南方尹子也,安知朝礼?”其慢而侮人率如此。

总章中,天子服婆罗门药,郝处俊谏曰:“修短有天命,未闻万乘之主,轻服蕃夷之药。”

贞元中，邕州经略使陈昱怒判官刘缓，杖之二十五而卒。卒之日，昱得疾，见缓为祟而卒。

韦氏专制，明皇忧甚，独密言于王琚。琚曰：“乱则杀之，又何疑！”

开元中，诸王友爱特甚，常谓近侍曰：“思作长枕大被，与诸王同卧。”

鄱阳人张朝为猛兽所搏噬，其家犬名小狸救之获免。

中书省柳树久枯死，兴元二年车驾还而柳活。明年，吕渭以为礼部赋，上甚恶之。

卢群昔寓居郑州，典贴得良田，及为郑滑节度，悉召其主还之。时以为美谈。

自贞元来，多令中官强买市人物，谓之“宫市”。

日本国大臣曰真人，犹中朝户部尚书。

郭代公元振为西凉州牧，时西蕃酋帅乌质勒强盛，元振为之立语。俄顷雪下盈尺，质勒既老，久立，归而遂死。人谓诡杀乌质勒。

路随孝行清俭，常闭门不见宾客。状貌酷似其先人，以此未尝视镜。又感其父没蕃，终身不背西坐，其寝以西首。

乙

贞元十二年，卢迈丧弟，请出城临。近年宰相多拘守，而迈有此行，时人美之。

裴延龄缀缉裴骃所注《史记》之阙，自号“小裴”。

杨氏于静恭一房犹盛，汝士虞卿，汉公鲁士是也。虞卿生知退，知退生堪，堪生承休，承休生岩，岩生郁，郁生覃。覃太平兴国八年成名，近为谏议大夫，知广州卒。堪为翰林承旨学士，随僖皇幸蜀，在中和院。承休自刑部员外郎使浙右，值多难，水陆相阻，遂不归。岩侍行，十六矣。我曾祖武肃辟之幕下。先人承袭，岩已为丞相。及叔父西上，岩以图籍入觐，卒于秀州，年八十余。今刑部郎中直集贤院侃，亦岩之第三子郾孙也，螾之子。司封员外郎蜕，即岩第三子郾之子。郾入京为员外郎分司，判西台卒。侃端拱二年成名。蜕淳化三年登科。修行即四季也。发屐、收岩、履道，即凭、冰、凝也。新昌即於陵也。后涉入相，即修行房也。制下之日，母氏垂泣不悦，以收故也。

萧氏登三事者多于他族，首于瑀，嵩、华、俛、傲、寔、邁、頎次之。

贞元十二年天子降诞日，诏儒官与缙黄讲论。初若矛楯相向，后类江海同归。三殿谈经，自此始也。

韩皋自京尹贬抚州司马，召左执金吾奏于延英，面受京尹，便令视事，时尚未有制。

金銮殿始立于金銮坡，至朱梁始改为金銮殿焉。

开元中，笔匠者名铁头，能莹竹如玉，人莫传其法也。

妇人之贵，无出于苗夫人：晋卿之女，张嘉贞之新妇，延赏之妻，弘静之母，韦皋外姑。

王徽为相只一日。中和五年二月，除昭义节制，徽上表乞免。词曰：“六年内署，虽叨捧日之荣；一日台司，未展致君之恳。”后萧寔拜相，度降麻日薨。陆希声登庸，未上弃世。今徽之曾孙平叔，见任礼博。希声之子宾于，终于殿省。

凡中书有军国政事，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，杂署其名，谓之五花判事。其舍人中选一人明练政事者，专典机密，谓之解事舍人。

开元中，将军宋清有神剑，后为瓜州牧李广琛所得。哥舒翰知而求之，广琛不与，因赠诗曰：“刻舟寻已化，弹铗未酬恩。”

永徽元年五月，吐火罗国遣使献大鸟，高七尺，其足如驼，鼓翅而行，日三百里，能啖铜铁，夷俗呼为驼鸟。

贞观二十三年，始改治书御史为御史中丞。其年亦改诸州治中为司马，礼部郎为奉礼郎。

仪凤二年，长安光宅坊掘得石函，函之内有佛舍利万余粒。

贞元十二年，上宴宰相于麟德殿之东亭，令施屏风于坐位之后，画汉魏以下名臣，并列善言美事。

永徽五年，吐蕃献大佛庐，高五丈，广二十步。

祖咏试《雪霁望终南》诗，限六十字。成至四句，纳主司。诘之，对曰：“意尽。”

咸通九年正月，始以李赞皇孙延古起家为集贤校理。

诸名族重京官而轻外任，故杨汝士建节后诗云：“抛却弓刀上砌台，上方楼殿窄云开。山僧见我衣裳窄，知道新从战地来。”又云：“如今老大骑官马，羞向关西道姓杨。”

贞元十四年，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过，从张建封奏也。

旧皆传呼。贞观十年，马周奏置街鼓以代，传呼自此而罢。

永徽五年八月，蒋孝璋除尚药奉御员外。置同正员员外官，始自此。

贞元后，每岁二月八日，总章寺佛牙开，至十五日毕。四月八日，崇圣寺佛牙开，至十五日毕。此牙即那吒太子宣律师者。

进士春关宴曲江亭，在五六月间。一春宴会，有何士参者，都主其事，多有欠其宴罚钱者，须待纳足，始肯置宴。盖未过此宴，不得出京，人戏谓何士参索债宴。士参卒，其子汉儒继其父业。南院驱使官郑镠者，知名天下，后亦官至宣州判司。故宛陵王公凝判鹾，充职，得朝散阶。如郑镠与何士参及堂门官张良佐，皆应三数百年在在于人口。

李林甫开元初为中允,时源乾曜为侍中,是中表之戚,托其子求司门郎中。乾曜曰:“郎官须有素行才望高者,哥奴岂是郎官耶?”数日除谕德。哥奴,林甫小字。

明皇末年在华清宫,值正月望,欲夜游,陈元礼奏曰:“宫外即是旷野,须有预备。若欲夜游,愿归城阙。”

大历中禁屠杀,而郭子仪隶人杀羊,裴谕尹京具奏之。或言郭公有社稷功,岂不为盖之。裴笑曰:“非尔所解:郭公权太盛,上新即位,必谓党附者众。吾今发其细过,以明其不弄权,用安大臣耳。”人皆是之。谕五世为河南尹,坐未尝当正位。

贞元十二年始置掖庭局令。

吏部有四拗:冬纳文书之始,却谓之选门闭;四月秋省事毕,反谓之选门开;选人各在令史门前,谓之某家百姓;南场判后,状却粘在判前。

韦皋见辱于张延赏,崔圆受薄于李彦允,皆丈人子聳。后韦为张西川交代,崔杀李殊死。

赵光逢有时称,谓之玉界尺。

郑滑卢宏正尚书题柳泉驿云:“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,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却。自度支郎中除郑州刺史,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时过永济渡。从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,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县。今年从楚州刺史除给事中,计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县宿。事虽偶然,亦冥数也。”

韩偓,即瞻之子也,兄仪。瞻与李义山同年,集中谓之“韩冬郎”是也。故题偓云:“七岁裁诗走马成。”冬郎,偓小名。偓字致光。

王右丞善琵琶,贾魏公善琴,皆妙绝一时。

李郃除贺州,人言不熟台阁,故著《骰子选格》。

贞元二年,以右常侍于颀为左千牛卫上将军,少府监李忠诚为千牛卫上将军,司农卿姚明敷为右领军大将军,右庶子裴谕为右千牛卫大将军,参用文武也。

韩滉,浙西统制一方,颇著勤绩。晚途政甚苛惨,亦可惜也。

咸通九年,刘允章放榜后,奏新进士春关前,择日谒谢先师,皆服